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重編瓊臺藁卷八

明 邱濬 撰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邱濬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
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為

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
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
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學者修己治人
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
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
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
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
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略竊觀行

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
若成而全之為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
成乎物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
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自起編廁之
念顧一人之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
料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
強為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
為學之志是以頓忘下陋僭效前修豈不知妄擬非倫

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周乎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率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則斯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其欲伊欲行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予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修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

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
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
學稽聖經訂賢傳剴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
附以管中之所見覲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
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知有臨剛明不惑
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
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
驗極擴克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

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
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茲求
助肇啟成周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
允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克格致誠
正之功用臻修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
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
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
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

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具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
卷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代行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聖駕親臨大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子孫
陪祀恩賚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聖人御極首視學
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遠推恩以下逮於百世弘至
治以六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之隆九重之恩禮有加
三氏之子孫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衍

緝熙肅至養之孝於兩宮協重華之德於列聖御明堂
而布政萬事咸已維新坐宣室以受釐百神莫不受職
謂致治有本原莫先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亟
舉臨雍之儀用廣作人之效以天子而師陪臣之道德
屈萬乘以賁數仞之宮牆玉瓚黃流乃裸乃獻皮弁素
績載舞載揚金奏鏗如宣宮商角徵羽之節奏玉容睟
若親溫良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絢纈綵以展儀祭酒瞻
冕旒而進講大臣陪黼座佩玉鏘鏘諸生環橋門冠衿

濟濟述百王禮樂之盛典培萬世綱常之丕基俎豆生
輝縉紳增氣聯蕃寵命錫章服以衣被諸儒諄復訓詞
降絲綸以獎勵多士按古禮以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
不忘其後昆光被魯鄒澤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
荷國恩愧乏象賢之資濫受罔功之賞爰居止魯享厚
味也可慚鷓鴣在梁被美服今不稱冒榮為幸報賜何
階伏願惟天惟祖宗永保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為
儒教之宗奎璧輝煌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天仰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竝日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
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
為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
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
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
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涼德之

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為府小為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鯁波盡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青狄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

盛製曷彰丕圖粵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
地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
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
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
作於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肆我聖
祖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既時如有待
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歷數
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賢經

世之圖咸留睿覽於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遺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為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域或分或合如水自源

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
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
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
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
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於無外比
之全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
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
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朝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
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
九邱忝効編廁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深
虞玩愒之尤幸睹就編少助清閒之燕書同文車同軌
大一統而四海向方天為蓋地為輿中兩間而萬世永
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即田功以弘治本帝籍千畝躬稼事以

為民先當承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禮備
萬姓歡騰恭惟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精圖治亟監觀
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一日二日萬幾方有所事之始
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以國之大事在祀人
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於其誠不於其物庶視倣以
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祖攸行將以示民之法於以致
先祖之享庶幾知小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涓吉日農祥
晨正土脉春滋即齋宮以潔心歛嘉壇而舉趾紺轅黛

多事日不... 卷八
耜循行於隴畝之間綠耦朱紘容與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墾借力以終於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既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均頒希濶之典創見於一時務本之談喧傳於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昌辰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粹為神倉以儲馨稷載告寶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

治功德之數遺者既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先猷
下垂後訓成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以憲
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以
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
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纘五聖之洪
圖帝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無一
日而不朝尊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
其舊輔曉朝慈極無間於暑雨和寒日御經筵不輟於

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於聖母徽號荐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儷慈懿於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已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頓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即

革心寇敢犯邊俄聞報捷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允為一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衰經者如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為大孝恭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羹之如見著存不亡躬歷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成憲思適駁於先聲爰詔禮官俾修實錄乃於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三日勅臣懋監修臣吉等總裁臣濬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修別開

史局羣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
章內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
建請之所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
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闕或風化之攸繫著為令甲播告
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內
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其始終賢否
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於每歲之
抄述寶訓為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

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脩矣繫
年繫月繫日一以貫之永為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
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
之榮仰體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
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況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
起居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
歲深有慚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入閣謝恩表

臣惟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政事之堂有輔相之實而無其名掌絲綸之制而叅夫政必有相業如丙魏筆力如歐蘓皆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萬幾之治有如臣者無學無才既衰既病自分生身於遐僻遂甘絕意於攀緣既無左右之先容亦靡臣僚之推轂乃蒙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前星瑞世之初適彌月普慶之旦特頒手勅揚於明廷老朽無能三疏之情詞雖懇聖心簡在九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陬迂僻之孤生

亦預延閣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
老忘其衰喜極而泣頓振起其衰蕭既摧之氣復動發
其少壯有為之心非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
奈恩深義重而無以為報敢不委身徇國自頂至踵畢
以獻於官家以道事君非義與仁不敢陳於帝辰叩囊
底之餘智尚或可為庶紙上之陳言不為徒託雖曰途
窮日暮決不至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事煩弗得久於
陳力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

身死而後已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為而氣力
不克機可乘而歲月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
里而力已難馳鍛羽倦禽脰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
終致困躓之失有孤豢養之恩與其姑試之於衰朽之
餘曷若保全之於寬閒之野謹因陳謝更冀慈憐臣感
戴天恩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陳謝以聞

請建儲表

弘治壬子

茲以皇天眷命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

伏望皇上早頒冊命正位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
永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懼
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為
國建儲用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
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
行席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洊
雷之震軒龍首孕而發為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
聲於遐邇尚虛七鬯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

金史卷八十一
卷八
大孝在繼體之得人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既
儲祥而委社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皇上斷自聖心
順乎輿議思宗社之重而豫為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
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青宮肆頒
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堅磐石之宗
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祖宗佑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國

本當在所先粵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
上以承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
行大禮恭惟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兩宮燕翼
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貽孫謀而有永治已弘矣人
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元良之位尚未
正名在皇上雖以幼冲為辭然聖嗣本以生知為德矧
居嫡而居長亶克疑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
而異臣明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為嫌是以再竭悃誠必

祈聽允伏望皇上奉率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
貳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
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登闕昌祚綿寶
歷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為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用
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早建
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主一之

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
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祖德以靈承神罔怨恫物無違
拒是以三靈薦社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
之兆九重丹詔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驪聲遽徧騰於海
宇前星呈瑞萬目皆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異其
繼照人情攸屬天意允符伏望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
志勿以臣下屢請為瀆勿以聖子尚幼為辭上以奉兩
宮之懽下以愜萬民之望特頒冊命早建儲君郊社宗

多
卷八
不搖皇圖彌固

策問

會試策問 五首

問自古帝王有所述作以頒示天下往往出於詞臣之
代言史氏之紀錄惟我太祖高皇帝生知之性卓冠百
王其於文藝蓋有不學而能者其見於簡篇之間率皆
淵衷之所幹運宸翰之所揮灑神謨聖訓萬世如見莫

不有深意存焉伏讀御製大誥三編首以君臣同遊為
言噫帝王盛德大業夫豈無大於此者乎乃不遑他及
而託始於斯其有意乎其無意乎儒者博通古今於凡
前代帝王之事無不究心以為他日致君之具况本朝
祖宗之明訓乎請推原自古君臣同遊之得失與聖祖
意嚮之所在旬日入對大廷即舉以聞之於上

問性至難言也昔之大儒如荀卿氏董仲舒氏揚雄氏
韓愈氏歐陽氏司馬氏蘇氏兄弟胡氏父子皆不識性

今世三尺童子稍通大義者皆知性之為善則昔之大
儒反今之童子不若矣抑不知其所謂性善者果真知
歟無乃亦剗人之說而附和之也請折衷諸儒之所以
得失與吾性之所以本善者以對

問為治之道亦多矣而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諄諄
以理財用人為言則治平之道無有要於此乎歷觀前
代方其建國之初法制尚苟簡政事尚疏略當是時也
土宇未闢生齒未繁地有遺利民有遺力宜其財用之

屈矣而未聞有乏財之憂學校未立科舉未興官無常
人人無常用宜其人才之乏矣而未聞有無人之嘆及
至天下既定規制畢舉所以因時救弊起偏補敗之政
日增月益凡昔所未有與有之而未備者無一而不具
矣是故制用有法勸邵有官征歛之藝日新輦漕之途
日廣取之盡錙銖積之若邱山宜其財用之多於往時
矣而反不及焉教養有素進取有漸舉薦之路多方考
課之法益密累數人而守一官居數年而待一缺宜其

人才之盛於往時矣而反不如焉夫宜其不足而有餘
宜其有餘而不足何也雖然斯二者又有不同焉者蓋
財之不足用無餘故也至於人才乃因有餘而不足於
用焉是又何也凡若此者皆必有所以然之故苟知其
故清其源塞其流而逆閉其塗使之積久而無弊則治
平之端在此矣諸士子讀大學書其亦推類以及此否
乎請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問古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而所守者惟一說是以

當是之時學無異道人無異論百家無殊言孔子沒而異說紛起道德遂為天下裂自是國異政家殊俗歲異而月不同矣秦漢而下自武帝表章六經之後世之所謂儒者咸知尊孔氏黜百家及其見於立論行事之間則又有不同焉者其大畧有三工文辭者則有司馬遷之徒論政事者則有劉向之輩談理道者則有董生之流是三者皆世所謂儒者之事也然則儒者之道果止是而已乎其後精於文者有韓愈氏有歐陽修氏達於

治者有陸贄氏范仲淹氏深於道者有二程朱子焉之
數子者其於前諸子果若是班乎其於孔子之道亦有
所合乎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學教人取
士一惟經術是用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
一使天下學者誦說而持守之不惑於異端駁雜之說
道德可謂一矣然至於今風俗猶有未盡同者何也曩
時文章之士固多渾厚和平之作近或厭其淺易而肆
為艱深奇怪之辭韓歐之文果若是乎議政之臣固多

救時濟世之策近或厭其循常而過為閼閼矯激之論
陸范之見果若是乎至若講學明道學者分內事也近
或大言濶視以求獨異於一世之人程朱之學果若是
乎伊欲操觚染翰者主於明理而不專於聘辭封章投
匭者志於匡時而不在於立名講學明道者有此實功
而不立此門戶不厭常而喜新各矯偏而歸正必使風
俗同而道德一以復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

問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區昔人所謂

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之所也考之史傳樂毅以燕兵下齊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下天下兵甲之強莫踰於此也在唐中葉以後其地分屬於方鎮成德軍今定易深冀等州地也盧龍軍今平灤通薊等州地也與夫魏博范陽之類皆在今八郡域中一軍士卒多或至踰十萬征戰之役無歲無之今其土地故在不知當時何以得兵如此之多而供給之費又何自出歟驗之方域東抵遼海北踰上谷邊

境之患莫切於此也在秦漢以前其地分裂為戰國趙都邯鄲今真定順德皆其舊疆也燕都幽州今順天保定皆其故域也趙邊西連雲代而燕則兼鄰鮮卑匈奴之境外寇侵軼時或有之今則疆域如故不知當時何以內支列國交爭而邊境之侵又能禦之歟勝國建都於此仰給東南漕運以足宮禁百官六軍之食議者病其竭民力以航不測欲於京師之東瀕海榷葦之場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計畝授官則東面得兵數萬可以衛神京禦島
夷省漕運紓疲民今其成法具存亦可舉而行之於今
否歟又設都水監於京都而於外又有河渠司以興舉
水利修理隄防為務說者謂其一代之事功亦不可泯
如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陸
轉之勞道渾河疏濬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潞
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啣之患今其陳迹故在亦可以
因而修之於今否歟諸士子挾藝來遊於斯博考前古

必知所以處此者伊欲寓兵於近輔而不調外以衛內
按兵於邊近而不出中以防邊耕近地以助軍餉而不
專仰之於遠順水性以除民害而又因之以興利其可
行與否願相與講求其故而處置其宜

大學私試策問

三首

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豈能有所
為哉士之在學校猶女子之處室也今有在室之女不
待父母之命而需求請託無所顧藉則其他日適人者

從可知已若是者尚可謂之貞女乎哉為士者肯取之
以儷已乎哉知其必不然也事不同而理同人顧明乎
彼而暗乎此何耶諸士子皆出自鄉校為有司勸駕來
游國庠為天子門生駸駸嚮用有日其於守己之道取
人之方必的知其所在矣請言其所不為及其將大有
為之志以著於篇子將即其所以言以驗其所以行

問文章闢乎氣運之盛衰善觀世者不觀其吏治而恒
於其人文驗之唐虞三代之文見於典謨訓誥者可知

也已春秋戰國以來其文具載史傳子集之中皆有可
攷者焉朱子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則文之關係乎世道非虛語也可指言歟漢以下迄南
北朝未以文取士而文散見於奏議著述之間唐以後
始專以文試士士非能文者不用人文之醇駁吏治之
得失實係焉主盟斯文者是誠不可不加之意也皇明
復古三光五嶽之氣復完洪武永樂之盛其文章渾厚
醇正明白俊偉無有雕琢刻畫之弊近年以來書肆無

故刻出晚宋論範等書學者靡然效之科舉之文遂為
一變說者謂宋南渡以後無文章氣勢因之不振殆謂
此等文字歟伊欲正人心作士氣以復祖宗之舊使明
經者潛心玩理無穿鑿空疎之失修辭者順理達意無
險怪新奇之作命題者隨文取義無偏主立異之非二
三子試策之其轉移之機安在

問道學之說唐以前無有也有之其始於宋乎宋科目
取士有進士明經二途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其後

罷明經而改試進士以經義其所試之經用漢唐之疏義王安石之新說此當時儒先所以有道學之說也我祖宗準古制立進士科以五經四書取士一主程朱之說今日士子所習以應科者是即先儒所謂道學也但學者假此以出身謂其無得於身心則有之矣若謂此外又別有所謂向上一著而後謂之道學吾不知其何說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士之養於學校進於科目仕於中外竝無異議今世士子乃有輒於舉業之外別立門

戶而自謂為道學者然彼自相稱謂草澤之中可也而
吾士夫由科目以仕中外者亦從而張大之何耶豈習
見宋人凡攻道學者即謂之邪黨而為此邪嗚呼儼人
必於其倫茲豈其倫邪說者有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多
陸氏尊德性之功多斯人之徒蓋專主陸氏尊德性之
學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其然豈其然哉且中庸謂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之功其可偏廢歟朱子之
學其果一偏之學歟或者之言是歟非歟諸士子所讀

者五經四書所主者程朱之說在學校以此為學應科目以此為文他日出而有官守有言責者亦將以此為用也請試言道學之所以為道學考朱陸之實辯吳氏之言遡其源而沿其流而推其所以致弊之由蓋各言爾志凡其平日存心致知以為學其本何在并及其用功之序致力之方一一為我言之以祛所惑

擬殿試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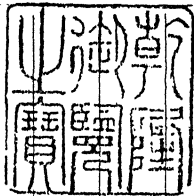
蓋聞仲尼有言為君難如知其為君之難一言可以興

邦朕承祖宗大統臨政願治七年於茲三復斯言拳拳服膺有如一曰仰惟聖祖創業艱難復華夏之統於既絕之後闡彝倫之教於久斁之餘有功於天地有功於萬世帝王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惟其功德之莫大是以纂述之尤難深用惕然恒懼弗克負荷日就儒臣講求理道分任卿佐修明治功庶幾盡夫克艱之責然而闕政尚多善效未著何歟夫良法善政固多端緒至德要道厥有本原求約於博其道安在惟天惟祖宗付朕

以崇高之位寄朕以億兆之民非孝無以守成非仁無以濟衆凡其所以創業垂統以為裕後之圖者在今日有一事之或愆非所以為孝凡其所以修政立事以為安民之具者在今日有一夫之失所非所以為仁夫孝而至於無一事或遺仁而至於無一夫弗獲厥亦難哉雖然後人繼述之孝即前人貽謀之仁矧我祖宗所以敷遺於我後人者無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至德要道漢唐宋英君誼辟之良法善政昔之人其君既以是

而克艱於已其臣亦以是而責難於君載之經史可考也我聖祖肇造於前列聖繼承於後嘉言善行豐功偉績行之當時而不頗垂之後代而可繼在我後人惡可不思其難以圖其易哉伊欲廣達孝之道弘至仁之澤使紀綱正於上風俗醇於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益賦而國用自饒不究武而兵威自振災殄不作夷狄賓服一如祖宗之盛超漢唐宋而上之以興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疊迓衡何修何為而可以臻此子大夫

積學以待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為朕陳之使知
天與祖宗所遺之大而不忘其所自所投之艱而不忽
其所行有以盡克艱厥后之責於今日而於子大夫克
艱厥臣之志於是乎占之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朕
心知其可願欲則不憚於難為其以朕所願聞而切於
時者詳著於篇朕將采而行焉



重編瓊臺彙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彙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秉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黃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重編瓊臺彙卷九

明 邱濬 撰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品豈但高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二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

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

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烜烜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為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為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偽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

年矣歲已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
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
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暉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昆
陵蘇君鞞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呼公
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
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為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
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成化

九年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自瀧來者曰武溪滇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為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盖有意以匹張與余家嶺表極南之微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之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之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盖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

並得於館閣羣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進士科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

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掄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秉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絕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往輕吾越產予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太夫人喪解官還家攜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韡通判涂君暉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為序

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
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越之人士解嘲云

成化九年

年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
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蒼粹歸一可知已二夫
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
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為榮幸

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輒筆錄之以為儀範
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叙事之文聞其
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
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為文集文公先生又
摭其所聞見者以為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
為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
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

闕

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

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為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為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譔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閔祖氏

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閭產為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蜚卿氏為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為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為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為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徧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缺已

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叅校訂補其缺畧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叙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茲六經言文之始象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為一後世言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

人之說其意蓋謂以人論文若歐蘇之傳頌頌焉以文
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文名雖不及歐蘇然
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
徒言之為尚也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
傅家集與公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敷歷中外終
刑部尚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為
職宜乎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
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

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藝者與公之子按察副使喬
出公是集俾識一言濬對大廷時公為讀卷官得區
區所對策甚欲寘之舉首為當筆者所抑不果公於濬
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簣時不及致一辭奠一觴負公
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濬於公之
斯文深有慨焉當我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
臣類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
翰官館閣者為然凡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不

皆然馴至於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瓊多寓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生多吉郡人而西昌為尤盛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大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

特召以見且加獎勵己巳之變先生恆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憂形于色濬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叅預大政是歲濬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廁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為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膺貢來京師

得初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為序嗚呼先生
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觀其德
容而聞警欬然瞻思之頃恍忽如在前後而卒不可復
見方且嗚咽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為之言哉雖然天下
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
知最深所以永先生之傳于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
是乎拭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動
而為威儀氣出而為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漸盡惟言

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為辭采載為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于洪武長于永樂仕于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于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朴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為尚而不為睚眦側媚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為人凡其立心行已涖官臨事如其為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

然濬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即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于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擬古人而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繹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鎡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既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拙菴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文運盛於大江以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文即得
掄魁於金谿又十八年始定今制會試天下士裒然舉
首者分宜人也永樂甲申選庶吉士讀書中秘以應
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七人宣德甲
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
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勅教之者前則吉水
解公大紳後則西昌王公行儉是皆江西人也粵自我

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後選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館閣率以為常而皆莫若茲兩舉之盛翰林之選自三名外而以庶吉士進者歷科雖間有其人而前惟稱文端文安二王公後則稱蕭尚約吳竹坡李拙庵三先生也濬來京師猶及見二王公在太學則受教於蕭先生入翰林則受知于吳李二先生而李先生又某之座主也兩預纂修皆在其館下某家嶺表北上中原必道于江西江廣之交僅隔橫浦一小阜耳風聲氣習未必頓殊在

學校時已稔聞諸公之名及讀書中秘乃得親炙之
而受拙庵先生教益為多不徒待以殊禮而每為延譽
公卿之間方先生捐館舍時某居憂數千里之外弗克
躬詣几筵寓辨香以致敬負先生多矣歲庚戌先生之
子廷章長憲廣東適入覬闕庭會間因及先生文集
已繡梓而未有序引某老門生也素有得於先生指教
而知之為詳謹評其文以序之曰自古帝王之世上有
作人之化下有承學之教是故人有所養而學無異習

其氣既充其理既明故發為文辭足以達志意暢情性
紀事功而長留於天地間以為不朽之傳先生之文雖
得之天資本於學力而實由乎鄉衮漸染之餘朝廷
振作之效也是以剛大之充而不失於委靡道德之明
而不淪於空寂體質渾全無有查滓詞氣溫雅不事刻
畫蓋肖先生之為人也某嘗序尚約先生之文曰先生
行事如其為文請為一轉語以序先生斯文曰先生為
文如其行事先生諱紹字克述吉之安成人宣德癸丑

進士仕至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云

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之詩
文也公諱亨信字尚實廣之東莞人登永樂甲申進士
第擢給事中以事謫文南未幾起為監察御史陞僉都
御史嘗奉璽書巡撫甘肅寧夏而在大同宣府為最
久功績茂著而請築土木城保宣府城二事尤為卓偉
公致其事以去卒于家也久矣士大夫習知邊事者至

今猶嗟羨公之先見卓識以為不可及噫向使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車駕有駐止之所則後來決無非狩之禍宣府不用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屏之固將來或有南牧之思公之有功於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循故事而已可勝嘆哉公為文和平溫雅類其為人而尤喜為詩其詩不事鍛鍊用眼前語寫中心事諷詠之可以知其中心之洞達明白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子泰裒集公遺文得若干卷用公別號名之曰覺非集因其

從子闕來京師命求予文序其首嗚呼公豈待此詩文
而後顯名於世哉成化四年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為嶺天下之
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滍涵以為海廣南居嶺海之
間受天下山川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
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
粲然以文是皆他處之所未嘗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

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
天地間纍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
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
書然皆畧而未詳也入自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
全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於人者則
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
不能無蘖芽之生然不害其為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
都憲姑蘇韓公奉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

兩道而其都會實在於茲兵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
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番邑吳君申
君乃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
而吳君去任蒲邑高君橙實來繼之歷二良二十石而
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高君復以都
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
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潄也嶺為山之支海為澤
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奧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

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
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皇
入中國是時也曼胡之纓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
也持章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
之族多徙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
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
矣衣冠禮樂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髦士相
頡頏矣策名于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

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
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
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與是志也雖為廣郡而作凡嶺
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夷之事亦附見
之然則予之為是序也豈為一郡志哉

成化十年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嗣大歷服之初建
號以表年日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

民而興起之蓋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
化也猗歟休哉體元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歲應天府
尹臣弼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上以命侍講臣濬編
修臣華臣等奉命惟謹夙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
以禮聘教授臣鎡教諭臣鋪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
昌臣祥臣燠為同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于
臣二人焉臣弼躬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
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

故事三試之得其文克焉蔚然固多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摘百二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六經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伸其道大以明宛然治世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除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無餘矣意聖天子俄傾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即京畿以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世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

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平日以經為學以
儒為名以豪傑自負躬逢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
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言
也必有其心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
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
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代之
治復見於今日顧不偉與臣濬祇奉明詔考校爾諸
士子故于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

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振毋貽主司以失言之羞

成化

元年

會試錄序

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即開設學校又明年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既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為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于政自開國至今百有八年開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為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

臣以考試官請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且又錫以內帑
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即日趨陛辭往涖事惟謹故
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為錄以傳臣
濬當叙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
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
奧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
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
世而我皇朝之興首表章之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

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橫經之師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為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令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天子之庭以享有祿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已行事之間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

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
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
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畧不及而平昔所學之經何也
諸士子發軔仕途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聞焉俾
知所戒

成化十一年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三年一開科取士其主試之臣在藩服者惟其臣
僚是訪是延惟茲兩京則出自上命而必以文學侍

從之臣者重京畿也夫自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王土則亦莫非王臣而必致重于京畿者蓋以人才之生於斯為盛不止於一方一塗而已也譬之天馬莫不有星而紫垣之旁衆星斯聚譬之地馬莫不有川而溟渤之區衆流斯匯勢也亦理也嘗觀有宋盛時建都于汴咸平初元取天下士僅五十人而自開封貢者四十九人焉由是觀之則京郡人才之盛從昔然矣矧今京畿實古幽冀之域燕趙之區豪傑奇偉之才古多有之肆

惟我皇朝宅中圖治以臨天下四方之人咸來萃止
列聖相承長育培植日增月盛至仁之所涵煦德輝之
所照臨則雖武弁之胄屯營技藝之裔莫不改其素業
惟文儒是尚經術是習不但公卿大夫士之世與夫胄
監庠序之英為然也青青子衿挾冊呻吟閭閻秩秩十
百成羣噫何其盛也今歲又當開科士之來就試者幾
三千人大率郡邑學校士居十之六太學生十之三自
他塗來者又十之一二則是科之試不但畿甸之人而

凡天下藩服之人咸與焉不但學校作養之士而凡家
食野處需選執役方技行伍之士亦無不有焉氣弼于
中文彪於外默默就席各奏所長噫又何其盛也故事
京畿試士順天府官總提調之任府尹臣某先期禮聘
同考試官於天下學校某官臣某實膺其選將及期又
請監試官於都臺監察御史臣某臣某實董其事至是
始以考試官請於朝上以命某官臣某往主試事即
日陞辭錫宴一如禮部會試故事其試士所在即會

試天下士之所也臣等提調官考試官監試官暨收卷
供給等官咸相戒飭盡心共職期以祛宿弊求實才以
無負乎國家開科取士之盛意臣等乃於千百人之中
拔其文之合格者一百三十五卷以實解額非人才之
可取者止於此也此其尤者耳又於一百三十五卷之
中簡其文之通暢者二十篇以為小錄非文章之可錄
者止於此也此其優者耳小錄成臣當為序竊惟當盛
世熙洽之餘聖君在位之日人孰不為士也而吾獨

得居於近畿士孰不就試也而吾獨得僑於京闈其
來也既得旅見於彤廷其成名也又得引見於丹
陛天下藩服賢能之書未獻於天府而吾姓名獨首
塵於睿覽於戲日月在天凡有目者之所共覩而
吾接見之獨近且先焉其榮幸為何如哉其榮與幸既
先於衆人則夫所以感激奮發以作其氣以銘其心盡
其職業礪其名節以圖報稱於他日者豈可後於衆人
哉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諸士子其何以報上乎謹

序
成化四年

劉草窓詩集序

三代以前無詩人夫人能詩也太師隨所至採詩以觀
民風而繫國以別之方是時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匹夫
匹婦率意出口皆協音調可誦可歌自夫子刪三千篇
以為三百五篇後詩始不繫於國而繫於人夫人不皆
能詩也詩道於是乎始晦自時厥後詩不出乎天趣之
自然而由乎學力之所至有一人焉本學力而積久習

熟以幾於化詩非不工也然比之得天趣之自然者則有間矣嗚呼此刪後所以無詩與詩自刪後歷春秋戰國秦漢非無作者而不傳雖有傳亦不詳漢魏之際建安七子者出然後詩之名始專歸於人於是乎曹劉沈謝李杜蘇黃虞范諸人繼出乃各自以其詩名家然人以時異諸人之作又各隨不同論者又以代別之曰此魏晉也此南北朝也此唐也宋也元也嗚呼秦漢以來之詩變至於唐極矣唐一代以詩取士宜乎名世者為

多然而著名者僅二人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後專用經義詩道幾絕間有作者非但無三代風視唐人亦遠矣國初詩人生勝國亂離時無仕進路一意寄情於詩多有可觀者如吳中高楊張徐四君子蓋庶幾古作者也其後舉業興而詩道大廢作者皆不得已而應人之求不獨少天趣而學力亦不逮矣吳人自四子後作詩者多出於文字之緒餘非專門也惟草窓劉公原博家世業醫至公始專心於詩不拘拘

綴緝經語以事進取遇凡景物會心時事刺目一於詩
馬發之詞氣激烈音節頓挫多有出人意表者古人謂
石曼卿豪於詩公殆近之與蓋公為人邁往跌蕩自少
以氣自豪有志當世之務思欲有以自見景泰中郡人
陳公鑑掌憲臺援吳公納例薦公于朝不果用負有
用之才徒以末藝終于一太醫院吏目天下惜之公高
視一世慕古人奇偉非常之功世之齷齪者舉無足以
當其意惟與郭元登徐原王湯功讓三人者相推重每

胥會劇談竟日終夕刺刺不休會正統己巳有土木之變忠義激發徃徃形之於詩君子謂公非獨詩豪蓋亦一時人豪云予久聞公以工詩名吳中後來京師始識之公歿與公之子宗師游以公是集見示且求序故書以引其首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君子所以異於宵小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

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家莫不有其禮秦
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
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
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畧而未
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
說而為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用之典也議者乃謂
此書初成為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文公之身動
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

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為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為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知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為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苴以為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

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為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為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為文章以攻擊異端為事噫吾家之禮為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願欲以口舌爭之哉夫其本矣竊以為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懵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為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

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竟不行之之為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為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為儀節而易以淺近

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
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
上進於古儀禮云成化十年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為而作也著闕

事始也其事則記

乎其大者其義則明闕

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多弗取也
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

子之筆奚用此為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為此書直述其事

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
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
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由此而得
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
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立君臣之義
在原父子之心夫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
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
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

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
一歸于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上天所
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乎請言其
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
物也天生人而于人之中命一人以為君以為人類主
闡教以立人極修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
可立也為生人主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
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

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為此者，非君之自為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乎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為其心，形天之氣以為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為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為物

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為民而已為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于此豈能以其獨力為之哉亦由乎小大內外之臣以為之腹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于上臣分于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脈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于子子
居大位必受之于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
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
考隱攝相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
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乎大義之
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
取予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于序必順于理必正于
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

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修身之所以修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修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端其本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

于道義之正而不徇于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
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
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中天地
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于是
乎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垂世立教者亦
于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
妄為此書始羸秦庚辰之歲終于皇明戊申之春凡
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

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成化十五年

學的后序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為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

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于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為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

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乎為己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

編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
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
篇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
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
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
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
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
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

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做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畧於格

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
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
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
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
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
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為一篇何孔
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
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即焉何黃

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而不及邵焉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為去
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
朱子行狀擬會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
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
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七年

本草格式序

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大學

之教以格物為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于草木蟲魚詳焉予幼有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輒加考究後見夾漈鄭氏通志畧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考之不過刪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凡藥有所疑者日華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此病行

義曰不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真的考書者
又何所據而用之哉况其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
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
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而且要心甚喜之然其
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也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
善風鑿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審其人之氣
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
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為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

病哉是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
不皆聚於目前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
以此故即邵子觀物之說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為本草
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藏之中筭以俟後人用焉夫自
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唐宋以至于元
代代皆加修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多儒臣
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
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博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

於世而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
竊本儒家所謂物理之學者以為醫家本草之書較之
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願惟欲成此書須是足迹徧天下
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職不出國門者幾三十
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于此生終無可成之期
姑序其槩而藏之異時營老菟裘及正首丘之後萬一
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有以
此聞之于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

俟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
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
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
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
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
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

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
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
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
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
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別取經傳子史之
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
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
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行者止於格物

致知識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先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

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放真氏所行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

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
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
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
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
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
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
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
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
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
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
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
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
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
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
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

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
城闈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
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
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
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
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
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
實專主於啟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

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大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

緒寓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謹為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不專為人身設也而後人作為

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蓋以黃帝
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
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已黃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蓋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凝而
為之形流而為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
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
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
以應周朞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俞合有

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卧百年之內少壯艾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臟腑若脉絡若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脉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為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况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而背凡二幅予懸之坐隅朝夕玩焉病其

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真圖附
繫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聖中命尚藥
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
訂正訛謬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
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為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
以其色別之意者京口所刻即其圖之遺製與嗟乎所
貴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於凡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
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

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不知其狀不識其名可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纂為此圖非獨以為醫家治病用而於儒者所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未必無補云

明堂經絡後圖序

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是疾之為疾，係人之壽夭，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猶且慎之，況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夫疾所自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百病

不生則能盡人所以生生之理而不枉其天年矣且疾
所自出之原果安在哉身而已矣是身也稟氣於天地
受形於父母固非天地雕刻而為之亦豈父母布置而
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骨骼經絡俞合孔
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
歸之則人為吉人子為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
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橫目而黎首者莽莽攘攘
自戕自賊不自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能保全之者

蓋亦資稟之美爾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自盡而命隨之欲窮夫
理當自吾身始吾身所具之理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
道聖賢所以建圖著書者固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
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述此圖
蓋示學者以理氣之所凝以成質者而使其知疾病根
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謹
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脈之流行則可以奉親以盡孝

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經之流
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皇明開國之二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又明
年會試仍參用勝國程式甫一科即罷之又十有四年
始定為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錄
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
籍經業而已其錄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

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永為定式
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或隨時不一永樂以後
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
半凡三十又四科矣予來京師餘三十年於歷科會試
程文甲申以後無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其一二
夫以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聚且官館閣以
文字為職業尚弗克盡見况遐方下邑之士乎予友少
宰華容黎先生菟訪者累年始得其全暇日因假以歸

俾諸生錄出益以家所有者編次通為一帙以便觀覽
虛其末簡以俟續入於乎是錄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
哉非但可以攷見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
之高下文氣之偉薈而於世道士風亦可於是乎觀之



重編瓊臺彙卷九